

## 聚焦5·18国际博物馆日

去成都考古中心  
玩了一千多年  
看成都人怎么把瓷器

黄色，是“中央正色”的神圣；绿色，是对自然的崇尚和对生命循环的哲思；白色，是士大夫身上简朴、淡泊的象征；酱色，是另一种陈年佳酿的宝光内蕴……在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5月18日，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的“窑火映天府——成都平原出土瓷器展”在成都考古中心临展厅正式展出。

自南朝青羊宫窑初兴，到唐宋邛窑、琉璃厂窑兴盛，至元明时期延续，蜀地工匠以本地瓷土为基，博采南北制瓷之长，逐步形成了成都“和而不同”的制瓷特色。成都平原目前发现烧造年代最早的瓷窑是什么？“成都出品”的瓷器有哪些特色？如何从考古的角度解读瓷窑和出土的瓷器？走进展览，跟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策展人唐森一起，了解成都平原璀璨的瓷业历史。



青花矾红海水瑞兽纹高足杯(明代蜀王府遗址出土)。刘可欣摄



第三单元展厅。  
图据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青釉琮式瓶(南宋)。  
刘可欣摄

成都平原千年窑火不断  
五大重要窑址集体“亮相”

展览以重要窑址、出土瓷器、文物保护为叙事主线，通过“天府瓷韵 焕彩千年”“瓷色流芳 釉彩凝华”“王府威仪 人间烟火”3个单元，系统梳理成都平原窑址考古历程，从制瓷发展、用瓷风尚、微观瓷器三个维度，用150多件器物勾勒出考古视野下成都平原瓷业的兴衰脉络。

自南朝肇始，成都平原窑

火千年不绝，孕育出了诸多重要窑口。在第一单元，成都平原青羊宫窑、邛窑、琉璃厂窑、金凤窑、磁峰窑五大重要窑址集体“亮相”。“这一单元是针对成都平原所有窑址的呈现。”唐森说。

青羊宫窑始烧于南朝，至唐末五代衰落，延续400余年，是四川青瓷窑系的先驱，出土的青釉小碗、釉下绿彩瓷罐，尽显早期蜀瓷的质朴灵动。

而提到四川的窑业，不得不说的就是邛窑。邛窑是古代四川最大的青瓷窑址群，也是全国彩瓷发源地之一。其制瓷历史从隋唐延续至宋元，连续烧造700余年。邛窑并非指的某一处古窑址，而是由十方堂、瓦窑山、尖山子、大渔村、柴山冲、黄鹤、官庄7处窑遗址所组成的大型古代窑址群。从初创期的素面青瓷，到繁荣期的“邛三彩”，再到独特创烧省油灯、临邛杯等特色器型，可以说，邛窑融汇了南北先进瓷技，其出品的瓷器更是远销川北、峡江地区，影响深远。

而窑业对成都带来的影响早已超越了经济层面，这一点在琉璃厂窑中有所体现。琉璃厂窑绵延700余年，以青瓷、三彩瓷和琉璃建筑构件闻名，明代专为蜀藩烧造器物。其周边祝国寺村遗址，发现了多处窑工墓地，窑址、市镇、墓地的组合。“在古代，通常是‘因市而聚，因聚成邑’，而琉璃厂窑的考古成果，则见证了唐宋时期成都的另一种城市发展模式——‘窑业兴则市镇兴’。”唐森介绍。

这些窑址与金凤窑出土

的黑白瓷、磁峰窑出土的白瓷一起，共同构成成都平原多元的窑业体系。

青、黄、白、三彩……  
看天府瓷器“美学集”

瓷器之美，首在釉色。第二单元“瓷色流芳 釉彩凝华”，可以说是天府瓷器的“美学集”。松石绿、朗窑绿、鳝鱼黄、茶叶末……展厅中的缤纷釉色，更与多彩的初夏时节交相呼应。

青釉是中国最早的颜色釉，也是成都平原主流的颜色釉之一。展厅中，出土于成都的青釉琮式瓶，还原了玉琮外方内圆的核心特征，在南宋时期掀起了一股“复古风”，致敬着玉琮，这一来源于新石器时代、内圆外方的玉石礼器。

北齐时期，白釉初成。磁峰窑作为成都平原以生产白瓷为主的窑场，烧制的白瓷乳白莹润，印证了杜甫笔下“轻且坚”的质感。

色深而内敛的酱釉，从民用器物摇身一变为皇室专属的黄釉，从早期低温铅釉到中高温名品单色釉的绿釉，以及独具地域特色的邛三彩，和元明时期大量输入的青花瓷，共同丰富了成都平原瓷器的美学版图。

蜀王府的“二创”  
高足杯变“矮足杯”

自朱椿受封以来，明代蜀藩共历十世十三王，富庶冠绝天下。持续多年的考古发现解锁了明蜀王府的用瓷“密码”。除四川本地窑口外，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云南玉溪窑等全国名窑产品，都曾出土于成都平原。展览的第三单元以明蜀王府为核心，通过遗址、墓葬出土的瓷质文物，揭开明代蜀地高等级瓷器的神秘面纱。

2013年至2019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东华门区域进行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类型丰富、纹饰精美的瓷器，部分瓷器存在磨款、改款等痕迹，成为了明蜀王府的文化符号。

“这里有一种特殊的‘改款’。它截取了高足杯的底

部，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四件矮的组杯。”唐森指着展柜中的第二件海水瑞兽纹高足杯说，“这是我们在成都平原考古发现的，但是展板上‘同款’的高足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这样的“二创”，仅限于蜀王府，而不见于其他藩王府。为什么会出这种被“砍掉”一半的行为呢？唐森推测：“可能是为了避免僭越，或是适配其他材质盖托而进行的改变。”

以考古为视角  
呈现更多的“过程性”

“这一次我们展出的150多件器物，除了一件是征集的以外，其他都是考古出土的。”作为考古人兼策展人，唐森自然有着不同的视角。“我们更多希望呈现的核心是‘过程性’。”细心的观众可以发现，展板中的信息不仅有对文物的介绍，更有对出土环境、制作过程等多方面的信息。而在展览厅第四单元“妙手匠心 古瓷新颜”，聚焦的是瓷器保护与修复。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花费两个月的时间，完整记录了一件瓷器从破碎到修补完成的整个过程。

作为观众，成都中医药大学大二学生郭凌江感受到了“以考古为策展思路”的不同之处：“它让我系统地了解成都地区的窑址，提供了一个从瓷器了解成都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视角。”无论是蜀王府中来自全国各地窑址的瓷器，还是考古人对瓷器的细心修复，都让他印象非常深刻。

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一天，一年中要去不同博物馆参观四五十次的郭凌江，一定是忙碌的。接下来，他还要赶到刚刚恢复开放的明蜀王陵博物馆，去看看这个“中国最完整最精美的地下宫殿”有何改变。然而，这只是“博物馆热”的一角，“5·18”也只是365天中的一天，承担起社会教育职责的博物馆，将以更专业、更多元、更有温度的姿态，将“殿堂”化作“学堂”，让文化深入到每一个角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 联结世界！中外青年在四川报业博物馆“触摸”巴蜀

5月18日，又是一年国际博物馆日。四川报业博物馆展开一场以“传递文化的声音，联结世界的桥梁”为题的博物馆日活动。

来自成都大学的中外大学生与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街街道的社区青年共计50余人，通过参观报博馆展览、欣赏非遗表演、体验川剧脸谱手绘等方式，共同触摸报业历史，感受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参观了四川报业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以及“天马行川——马年徐悲鸿艺术特展暨徐悲鸿入川90年悲鸿学派纪念大展”。



青年们在四川报业博物馆门前合影。图据主办方

一张张泛黄的报纸、一件件承载岁月印记的实物，生动再现了四川报业从铅与火到光与电、再到数与网的发展历

程。来自成都大学的大一学生陈学能感叹：“走进这个博物馆，感受到的是时代的变迁。看着那些泛黄的文物，虽然不

能触摸，但仿佛能感受到从历史中传承下来的力量。”

在此举办的徐悲鸿马年特展展出了徐悲鸿先生的多幅真迹作品，其中《十二生肖册》尤其引人注目，这也是陈学能最有印象的一组作品，“我们很多同学都在徐先生的作品前找自己的属相，很有趣。”他告诉记者，徐悲鸿马年特展很震撼，尤其能在报业博物馆看到这么精美的徐悲鸿真迹，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眼界。陈学能来自江西，来成都求学一年后，他对巴蜀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次参观让他对巴蜀文化脉络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川剧变脸表演和脸谱绘制体验让博物馆日的活动有了更多互动。表演者身着戏服，在川剧锣鼓声中频频变换脸谱，赢得观众阵阵惊呼。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活动还来了10余名外国留学生，他们激动地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些“神奇”的体验。在脸谱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拿起画笔，在空白脸谱上勾勒色彩、描绘图案。记者注意到，留学生们格外投入，他们一边向老师请教脸谱颜色的寓意，一边发挥创意，绘制属于自己的“第一张脸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